

陪伴是最长情的爱

□莫柳桂(壮族)

直都很宽裕,可她的精神世界,却无人窥知。奶奶20岁时嫁给爷爷,两人一起走过了50多年的岁月,成家立业,生儿育女。17年前爷爷突然离世,之后奶奶一直独自度过。

我父亲是老小,农村有习俗,老人一般跟最小的儿子住。可务农的父母终日在田间地头忙碌,吃饭休息皆不定时,为迁就奶奶的生活习惯,爷爷去世后,父亲将房子右边的两间屋子进行简单改造,里间作为厨房供奶奶使用,外间作为小客厅,并在门口外摆一个鸡栏,让奶奶养几只鸡来解闷。前几年,父亲将两间屋子打掉重建成一个大屋子,里面布局仍不变,只是厨房和小客厅再没有隔离。奶奶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,度过了没有爷爷的十七年。

跟那个年纪很多人一样,奶奶不识字,只会说当地壮话和简单的桂柳话,不会说、更听不懂普通话。我们姐弟三个还在身边的时候,全家人一起看电视,总会有一个人坐在奶奶身边,向她解释电视里现在演的是什么。后来,我们三个外出求学离开了家,父母又忙于生计,少有时间陪她聊天看电视。听不懂电视里讲什么

的她,常常坐在电视机旁边不到十分钟就打瞌睡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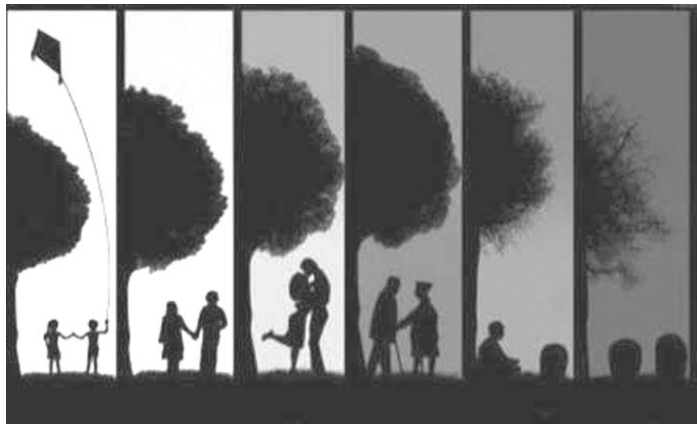
前几年,奶奶腿脚还利索的时候,习惯在阳光温和的早间和傍晚时分,在后院不远处的竹林和树林消磨时间,不是打扫落下的竹叶,堆成堆焚烧,就是捡掉下来的枯枝,折成30厘米长短后捆成一捆,再用茅草编成的长绳子绑好慢慢拉回来。这么多年尽管她一直在烧自己捡来的柴火,可她去世的时候,剩下的柴火却还占据了大半个厨房。

今年春节回家,奶奶还很精神,身在三十米开外的地方都还能听到她那嘹亮的声音,吃完晚饭还能够陪着我收拾厨房,聊到十二点才心满意足地回房间睡觉。每顿饭都能吃上一碗米饭,一碗肉和青菜。老人家只要还能吃,都还有希望。可一过清明节,奶奶突然走不动路了,吃喝拉撒都在床上。大伯父负责白天照顾她,我父母负责晚上。五月份的时候,她的不安感愈发强烈,不允许身边没人,还会不时对大伯父和父亲说,你们抱抱我吧。去世前一晚,奶奶突然问她聊天的堂姐,“你说我家阿桂为什么不回来看我”。奔丧回

去的我得知后,忍不住偷偷哭了。很多人都说,老人家活到了九十几岁,子孙孝顺,日子舒适,这是喜丧,不要哭。可我一想到她说的话,眼泪就忍不住往下流。

这几年每次回家,我都会抽出时间陪她聊过去的事,问她一些现在年轻人都不认识也不会用壮话说的东西,每次她都很兴奋,手舞足蹈地向我描述那些个故事和事物。今年春节离家返邕时,她一看我上车就哭闹不止,不愿我离开她。端午节我没有回家,本计划中秋节回去,顺便在她房间里安装一个电视机,播一些用壮话配音的影碟给她看,让她解闷。不想,她没有等到八月十五,如今这些打算都再也无法实现了。

如今的我,每每忆起夜幕降临时,奶奶独自坐在一张小靠椅上,自厨房门口向大路张望的落寞神情,每每想起每次我回家,我人去到哪儿奶奶就会跟着到哪儿的情景,却还是忍不住眼眶发热。时光如果能够倒流,我会放下一切所谓的“忙碌”,多回家多陪伴奶奶。愿奶奶和爷爷在另外一个世界相会一切安好,不再孤独。



因着朋友的推荐,看了一部小成本电影《我们俩》,讲述的是一个在北京某个四合院独自生活的90多岁的老太太和一个来北京求学的20多岁小姑娘之间的故事。想在学校附近租住房子的小姑娘,在某个冬日找到老太太的四合院,两人的故事就这样开始了,如同那四季轮回,吵吵闹闹中两人的感情也在慢慢升温,成为彼此的依靠。秋天来临,小姑娘找到一个更好的住处,搬离了老太太的四合院。小姑娘离开后,老太太身体完全垮了。电影的最后,留给观众的是一个打扫干净、静寂无声的四合院,以及被带着落寞神情的小姑娘关上的一扇陈旧的门。

观影过程,看着屏幕上两人磕磕绊绊争吵不休的平淡生活,我时不时会被一些片段触动到。小姑娘为了

完成学校作业而折腾老太太拍片时,“平时都干什么”“没干什么”“不行,再想想”“我闷的时候,最希望来个人说说说话”。这样的对话让我湿了眼眶,之后小姑娘的离开,老太太的病逝,更是让我想起自己的奶奶而泪如雨下。

我那94岁的奶奶,在今年6月中旬的某天,永远地离开了我们。她的离世,意味着家族内五世同堂的结束。在没有计划生育的年代,奶奶共生了十个小孩,养活了八个。整个家族中做主的,一直都是奶奶。儿子、儿媳、女儿、女婿都很孝顺,没有哪个孩子敢对她大声说话,逢年过节,子孙们都会上门看望她,送钱送物。外人眼中,奶奶是一个有福之人。诚然,从物质层面来说,奶奶一

那个送我青菜的老人走了

□张永红(侗族)

那个八十多岁的老人,她背着一背篓新鲜的青菜,走过我家门前,把背篓停放在我家门前一块平滑的石板上,她轻轻柔柔地问我:你需要青菜吗?你自己来选吧!

我说我不需要,我已经做好饭了,我煮了很多青菜。

她说那不一样的,你们那是用农药和杀虫剂养大的,我的青菜只用农家肥,你拿两把去,很好吃的。

我看她很热情,很真诚,于是从她那磨得光亮的背篓里随意捡了两把外观不是很好的青菜,我正要去给她钱,她突然涨红了脸说:你这样做就是看不起我了,你小看我了,自己种的菜,我吃不,送一些给你,怎能收你的钱?

我连忙说着谢谢,帮老人扶起背篓,她背起背篓,蹒跚着走了。

那个送我青菜的老人,一直至今,我都不知道她的名字,只知道她住在我家附近,前几天,听说她过世了,突然就离开了这个世界。

岁月的不断流逝,父母日渐衰老,尽管在县城生活已经20多年,然而故

土难离,落叶归根,年初,我们在离县城十多公里的老家挑了一块地皮,准备起房子,地皮就挨着那个老人的老屋。我们用现代化的机械铲土、钻炮,老人无事的时候,会拄着一根拐杖从下面走上来,看机械轰鸣作业,眼神专注,偶尔会发出感慨:真快,真快啊,一眨眼就是一大片……放石炮的时候,我们会扶着老人走到远处一株大树下躲避,怕吓着老人,老人有很严重的哮喘,还有心脏病,老人一边走,一边唠叨:身体不行了,走路都走不动了,稍微快一点,气都喘不过来,不知什么时候,就死去了……

建房的事情交给乡亲们帮忙负责,我们不是经常上去,所以也不是经常看见老人。有时上去做工,看见我们忙碌,老人背着背篓经过,会拿出几个南瓜或者黄瓜,或者是几个西红柿和辣椒,放在石板上,交代我们一声,不容我们说声谢谢,就又迈着小步,慢慢地离开了。

听说老人一共有两男两女,老伴很早就去世,女儿出嫁在外,大儿子去其他村寨做上门女婿,她跟小儿子独

自住在山脚下老屋里,孙子也在离家较远的学校读书,儿子儿媳出去劳动,有时几天不回家,老人平时就一个人待在家里,劳动惯了,闲不住,经常自己背个背篓出去割草砍柴摘菜。

年轻的时候,时值大集体,老人经常和我母亲一起劳动,很是熟悉和投缘。二十多年前,母亲随着我们到县城定居,一年也是难得几次回到乡下老家。每次见我母亲,老人就非常开心地说:等你们做好房子,我们就是邻居了,到那时,人多了,就会热闹起来了……

前几天,老人却突然就过世了。

我们都抽空赶回去,参加了老人的葬礼,很多平时不太见面的熟悉或陌生的老人和孩子,还有那些常年在外打工的年轻人,都赶回来了。这是当地的习俗,大家喝酒打牌嗍瓜子,谈论着外面精彩的世界。场面是热闹的,先生们敲着锣鼓唱起孝歌,鞭炮阵阵,震撼着山谷,一口黑得发亮的寿木棺材,装饰着那个送我青菜的老人。

从此以后,在我那小小的故乡,再也没人问我:你要青菜吗?

米酒香,记忆暖

□陶粤生

爷爷那一辈人基本都会自己酿造米酒,一门手艺,一杯温酒,一碟花生米,一段闲暇时光。

小时候,常常看到制作米酒的整个过程。米酒主要原料是糯米,备好要烧的木材,用一大口锅来煮淘洗好的米,配上甜甜的井水。将方形酒酵研磨成粉末状,所谓酒酵是一种特殊的微生物酵母。将煮好的米粒盛出来,铺在干净的薄膜上,撒上酵母粉并搅拌均匀,然后放到一个大缸里,盖上市竹制的盖子,水缸口用湿毛巾捂严实,再撒上一层稻草。剩下就交给时间了,静静地等待发酵。待时机成熟后,将发酵好的米粒放入锅中封严实,用

大火煮,顶部装冷水,留一个小口来导出酒。其酿制工艺简单,口味香甜醇美,含酒精量极低,水分稍微多一些,入口极其顺滑,因此深受人们的喜爱。我国用糯米酿酒,已有千年以上的悠久历史。乡下日子简单,米酒已成为农家日常饮用的饮料,饭桌上中老年人总喜欢酌一小杯,晚上的梦也香醇。随着爷爷那一辈人们渐渐老去,这项工艺逐渐被机械取代,简单粗糙酿造的米酒便宜但不耐喝且多为假酒,经酒酵典藏的,价格往往不菲,让多数人望而却步。

第一次接触米酒时,是刚上小学的一个清明节,家族里的小伙伴们一

起围在方桌旁,目光都聚焦在桌子上的那壶酒,打赌这谁敢喝下。那时的我糊里糊涂,倒满一杯后直接饮下,当我醒来时已是夜沉沉了。从父亲那里得知,喝完酒后的我直接趴在方桌上睡着了,睡得死沉沉的,哈喇子流了一地,这也成了家人常常翻出来取笑我的“典故”。

米酒的用途不单单是饮用。做菜时,特别是肉菜之类的,我都喜欢加上少许米酒去腥。奶奶也曾告诉我一个小秘诀,炒青菜时,放上一两勺米酒,菜色会依旧保持嫩绿,而且口感更细腻回味无穷,这也是我后来做菜养成的一个小习惯。

我也曾喝过玉米酒、红薯酒、高粱酒,但都没有家乡米酒那么香醇,也许是出自爷爷之手,口味里有我强加的情感分,套用一句广告词“入口柔,一线喉”。每每举杯畅饮之时,总想斟满一杯爷爷酿的米酒,回味有爱的味道,有味道的记忆。



很久没有留意到这皎洁静谧的夜晚了。月光透过婆婆的树影,将碎银般的闪亮投射在地上,映照着我一袭孤影,似一缕梦幻,在我徒步城里的晚上。

我是个爱安静的人。一个人独处的时候,感觉到月亮总不会是圆的,在我的意念中,淡淡的月亮如钩似盘,蚀蚀如镰,让我在凄清与冰冷的月光里仍然可以看见乡村的似盖。

彼时的月光影影绰绰,悠悠地放开它如雾如纱的朦胧,笼罩着乡村的山川田野,浸染着乡村夜晚袅娜的炊烟,或母亲露晒的布匹。小时候,我也曾于月夜漫步在乡村的小径,倾听月光下蟋蟀的旋律,越走越远,轻轻的,踏着秋虫呢啾的韵,像是一泓水,慢慢地把自己浮起,融化。

今夜,我感受到城里月光的皎皓。静谧悠远的夜空,流光似水,月华深邃。我天天走过的这条铜江河,沿途四周被一层朦朦胧胧的景致包围着,灰灰的,延伸着远古罗马的色彩。我无心辨别前进的方向,因为我听不到此起彼伏的蟋蟀鸣叫声,秋蝉的声音也没有,只看见铜江河旁的大道上间或驶过一盏盏昏黄的车灯。幸运的是,不知是谁寂寞苍然,在庭院里拉着断断续续的二胡,这种裹挟着曼妙节奏的旋律,拨动心弦,心碎若月光洒在树影后的残片。

此时,我分明感觉到,除了我和那位秦二胡者,整个丹城都沉睡了,沉睡得如此酣畅。以至于让月光的皎洁穿透了城市的钢筋和水泥,穿透了树梢的间隙,也穿透了我的灵魂。

被缭绕的月光包裹着,我有一种被洗涤般的洁净。月光触及之处,一切都像被漂白了。那比阳光轻,比星光重的光芒,装饰着我们锦绣的花囊,我们在轻飘飘的飞翔中形如一条白练。托着这光彩夺目的皓月,仿佛有一只藕节般的手,轻轻地掏出心底堆积的尘埃,觉得澄明,觉得清澈,这种无边的智慧贯穿在痴迷的生命里,使我保持着那种纯朴而率真的激情。

城里的月光是多情的,让我猝不及防地想起曾经牵着我的那双旧手。我苦苦挣扎,在一条漫长、凄婉的故事之河中,一口口饮咽着,从情节的泥沙中抽象出来的哀愁的河水,仿佛就是流经我身旁的铜江河之泪。此刻,只有城里的月光抚摸着,谁能够在皓月当空的夜晚,解读我的泪光,举起生命之酒与我酌?那种孤独与凄凉依然常常伴着我,那种对月清啸的凄苦心境,又有谁能够明了?

现在,我才深深体会到当城市喧嚣过后,在某一个角度独自仰望城里的月光,你就是在淡淡的薄雾后面不知不觉地卸下了面纱,面对自己的内心,不一定忧伤却有莫名的感伤。其实,没有人能看见他人心中的夜空,也无人知晓那些不能轻易触碰的疼痛。这样的夜晚,让人最有感触的可能是每一天都从我们指间溜走的时光了,光阴无情,岁月是网,酸涩苦辣,悲欢离合,挂满网眼。你从这个网眼钻出,又从这个网眼钻进,直到你的灵肉在网上风干。

城里的月光把梦照亮,请守候它身旁。然而,我觉得我不属于城市,在芸芸众生中忙忙碌碌,不尽如人意的事从来与你相伴,乃至走到生命的终极。我们应该心胸豁达,比爱如情,说去就让它去吧,有头上的这轮明月不就足够了吗?该来的它迟早会来,不属于我的,就算是攥在手里它也会渐渐消失。只是,一个人不能没有梦。冥冥中,总有一片祥月,如闲云一样升起,扶摇苍天,让我头顶静穆的月华,端坐于城市的某一处,回首岁月。